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 
第六十二回 石寶奎掌震三尺鬼 夏九齡招親石家鎮

上回書正說到太魔莊張方巧遇親娘舅，銀鉤太保尚義的亮銀鉤被打掉，張方萬般無奈，才奔石家鎮而來。

二人從東村口進來，遑遑達達往前走，一眼看見路北臨街的民房當中有一條棧道，一直通到鎮口外。棧道的西邊就是一條大牆，牆也高也遠，也通到北村口。張方一琢磨：我小時候跟著我爹到我石大爺家來過，彷彿這房子就是神掌地行仙石寶奎石大爺的。張方還認得出來，廣亮大門，門口兩邊有八棵門槐，枝葉茂盛。就在這麼個工夫，「吡啷」一聲響，門分左右，打裡頭咳嗽一聲，出來個白鬍子老頭。大個兒，赤紅臉，皺紋堆壘，頂都謝了，白剪子股小辮垂於腦後，一部大白鬍子苦滿前胸，鬚眉朗目，兩隻眼睛不亞於兩盞金燈。哦，正是神掌地行仙石寶奎。老俠來到門口，伙計把門開開，老頭出來，遑遑達達往西走。走出不太遠，路南裡有個兩層樓的小飯館，早晨起來賣包子。老頭兒一想：得了，在這兒吃點東西吧。石老俠扶著扶手，「騰騰騰」地上樓梯，來到樓上看前後窗戶開開，過堂風很涼快。老俠石寶奎坐好了，讓伙計給送過來包子，一碗粥，還有一碟白糖，老人家就吃上了。

眨眼之間，二十個包子，粥也下去了，吃飽喝足。伙計們把傢伙都撤下去，把桌子擦抹乾淨。「老三吶！給我寫在帳上吧。」「老爺子，今兒個別寫帳了。」「啊哈哈，為什麼？」「有人請您的客，把飯帳給付了。」「胡說！到咱們的家門口來，讓人家付飯帳？咱們只能付人家的飯帳。你怎麼隨便胡來呀！」「您看，他說了是您的姪子，不是外人！有些年沒瞧見您了。」「哪兒呢？」「您看啊！」老三拿手這麼一指，有人說話：「大爺！姪子我付了您的飯帳。」

老人家右手一推鬍子，扭頭觀瞧：「這是誰？」「哈哈，大爺您連我都不認得了！我家住在鎮江瓜州，我爸爸張鼎是您的兄弟。」「噢！你是方兒啊！」「可不是我嗎！」「我聽說你不是廣東學藝去了嗎？」「大爺，我是學藝去了。」「你從家裡頭來呀？」「啊！」「你爸爸跟你媽都挺好的嗎？」

「托大爺福，都很硬硬。」「那麼你上這兒幹什麼來了？怎麼大清早兒就來到我家？」「大爺，我有點事兒，我不好意思跟你提呀！」「孩子哎，咱們爺一輩子一輩子的交情，有什麼不能提的。孩子你坐下！」張方也知道老頭的脾氣性如烈火，這種人拿話一激他，他的脾氣就上來：「大爺，我在廣東龍門縣清源山寒風島祥慈觀，跟我師父歐陽爺學藝十二年。大爺，可不是我吹呀！三稜凹面呂祖錐一條，六隻棗核兒鏢，還有三隻邁門弩，師父起的外號叫病太歲。南七北六十三省練功夫的，他要能在我的跟前轉圈子，那就算他不辜負平生所學，幾十年的力氣沒白費！」「啊喲，這麼好的能耐呀！」「大爺，得把您刨出去。」石寶奎心說：還真不錯，跟別人這麼說，跟我還得把我刨出去。「好，往下說！」張方接道：「我奉師命下山回家了。沒想到我們鎮江出了十八條命案，這個採花賊叫採花羽士陳道常，我順便拿這十八條採花命案的主凶。蒙聖恩，欽封我為隨行衛員伴差官，保護著年羹堯欽差，查辦四川，開倉放糧。」「噢！方兒你做了官兒？」「可不嘛！大爺。但是水漲船高，不管我張方的官兒多大，您也是我大爺呀！您也跟我爸爸是朋友啊！」「哈哈，好孩子！對。後來呢？」「大爺您聽我說，我跟我師叔童林帶著我幾個師兄，我們一塊兒保著大人由打北京城出來。沒想到到保定府清苑縣，有大膽的賊人行刺。賊人是誰呀？一棵苗禿子義士馬亮、紅毛禿頭裡子馬俊。這爺兒倆為首帶著一百多賊人，進了清苑縣公館，孩兒我全憑三稜凹面呂祖錐一條，跟我師叔童林我們爺兒幾個把賊人全打跑了。可是大人十分震怒。這麼多的賊人來到公館行刺，你們沒拿住一個，這怎麼成呢？準備了公文一份，讓我師哥多臂童子夏九齡跟我私訪，分頭追趕捉拿賊人。沒想到我們碰上了，不但碰上紅毛禿頭裡子馬俊，而且還碰上採花羽士陳道常，沒想到他們逃奔大魔莊。兩個魔鬼頭，把這欽犯跟淫賊留在家中。」「咳！這兩個東西可恨，怎麼能容留這樣的賊人呢？」「是啊，孩兒我夜晚之間跟我師哥夏九齡就去到他家。大爺，真沒想到啊！這花面魔王袁金標、鐵面魔王袁金豹兩個魔鬼頭這麼大的能耐，當場一動手，我師哥夏九齡叫他們給逮住。孩兒我真急了，『喇啦啦』一伸手我把三稜凹面呂祖錐亮將出來，跟賊人這麼一戰。哎喲！這一場凶殺惡戰，無奈雙拳難抵四手，猛虎不敵群狼。他們人太多，上百口子人圍著孩子我一個呀，一不留神我的三稜凹面呂祖錐叫魔鬼頭袁金豹給打掉在他的院中，孩兒我好不容易才跑出來！」

石老聽了後，心想：見著我先說山，後說天，說完大塔，說旗桿，海子城門，駱駝象，什麼大說什麼！鬧了半天，叫人家給打敗了。便問：「你怎麼到我這裡來了？」「您聽著啊，來到村口外頭，我可就發了愣。大爺，我、我、我在姥姥家的門口，叫人欺侮了，我寒碜不寒碜呀？哎，對！這寒碜。可我姥姥家門口的人不寒碜嘛，大爺連您都在內呀！孩子我叫人欺侮了您不管？」張方這麼一說，老頭一托鬍子：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小子啊，你怎麼不找我來呀？」張方心說有門，這一句話把老頭子的火兒激上來了。「大爺，我不能找您吶！」說著就哭起來。石寶奎卻勸道：「你先別哭，別難過，你怎麼不找我呀？」「我想這個，大爺，我沒孝順過您吶！我拿二兩點心、三兩茶葉我孝敬您，算小子我一份孝心。我來到家門口，我就應當拜望拜望您，我給你磕個頭。沒想到我剛到這裡遇上這事，我沒孝敬您，我有什麼臉兒上您家裡頭呀！我又一想，得了！離尚家台兒挺近的，我找我舅舅去吧。」老俠石寶奎點了點頭：「你找你舅舅去了？」「咳！不找我舅舅我不生氣，一找我舅舅我真生氣！」「孩兒啊，你生什麼氣？」「我趴在地上跟我舅舅、舅媽磕頭，我舅媽耷拉著臉子不大好看。問我你幹什麼來了？我就把這件事情這麼一說，我舅舅這就穿衣裳，拿軍刃。沒想到，我舅舅給他們打趴下了！」

石寶奎眼一瞪：「這還了得！我給你撈面子去！」說罷就走。張方心裡想笑，嘴上卻說：「大爺，你先等一等。常言說的好，人老不講筋骨為能，英雄出於年少。老人家九十高齡，一世的英名，倘若為這件事情被二魔所傷，孩子我吃罪不起！也把老人家的二世英名給葬送！您老人家歲數太大了。」嘿喲！

張方這小子真能做戲嘿！他用兩手摀著老頭的白鬍子，一個勁地哆嗦。老人家一托頷下銀鬍，用手點指，仰天狂笑：「哈哈，孩兒啊！我聞戰國廉頗年逾百歲而為將，東漢平原津年近古稀而為相，他們一文一武都有超人頭地的本領。何況老夫，雖然年邁，老馬嘶風，雄心未減。孩兒啊！隨我來！」張方高興得直想跳高，我把老頭激得連南北都不認得了。

爺兒倆一前一後下樓，出離了小飯館來到自己家門口。石寶奎「乒、乒、乒」一拍門，伙計把門開了。石寶奎道：「你上後頭去，告訴姑娘，把槍給我拿前邊來，我要帶著我這小姪子走趟大魔莊。我揍袁金標、袁金豹去！」

伙計不知道哪兒的事啊！往裡走，一直到後面繡樓前，有婆子攔住。伙計把事情一提，婆子趕緊來到樓上，面見姑娘，給聖手嫦娥女石素蘭把這事情說了。姑娘當時可就一愣，爹這是為什麼啊？這雙魔有多大膽子，又得罪老頭子！來到裡間屋門後一伸手，把老人家的槍拿出來，交給婆子，下了樓交給家人，家人拿著一直來到大門口外頭。張方一瞧：九尺長的槍桿，一尺八寸長的槍頭，鴨兒躡足鏗明瓦亮，槍桿是臘桿的，比鏡子面都亮，紫亮紫亮的，這是大槍。老人家把槍拿起來，「方兒啊，走！」直奔大魔莊去了。

這個時候，太陽都老高了，爺兒倆走近村口外的樹林，裡頭有人往外探頭。張方就瞧見了：「喲！我舅舅來了。」尚二爺不放心，知道哥哥石寶奎的脾氣性如烈火，自己的外甥張方這嘴一點把門的沒有，萬一爺兒倆再吵起來，這個就麻煩了。尚二爺不能在東村口袁家墳呆著了，他轉到大魔莊的西南樹林邊上來，一看哥哥石寶奎提著槍，氣呼呼地往前起，張方在後邊跟著。

張方一眼就瞧見了尚二爺了，說：「大爺，您瞧，那不是我舅舅嗎！」「哎，我瞧見他了，他怎麼又來了？」「哦，他，這是覺得不合適了？」「對！嘿，仔細看看他，他的膝蓋上有土沒有？爺兒倆往前走，可就來到了切近。

尚二爺很佩服張方，這小子鬼迷三道的，他真把老頭子給捋出來了。要我請去，我准挨幾口唾沫，便趕緊出來：「哥哥，您來了！」老俠石寶奎面沉似水，一捋頷下銀鬍：「啊！我來了，我不來，等你來呀！哼，你受累了。」

尚二爺聽他說替外甥打賊受累，道：「唉，哥，這是我應盡的責任啊！」老頭的眉毛都立起來了：「咳，我真沒想到啊！兄

弟，你，你會這麼不爭氣！」

尚二爺一聽，啊，可能因為自己護手鉤叫袁金標、袁金豹給打掉了：「哥哥，嗯，誰讓咱沒能為呢！哥哥，小弟我與人家一動手我才知道，我們家這十八趟形鉤，原來在我爸爸那個時候就丟了，人家袁家都給偷去了，把咱們的鉤招給化在裡頭了。這心裡頭這麼一不痛快，這亮銀鉤叫人打掉了。我們爺兒倆沒法子才出來，到了現在，我只能說到石家鎮找您！」「尚老二，哥哥給你們爺兒倆掙掙面子去。你們爺兒倆順他們大門口一直往東，由他東牆進去，設法尋找，他叫什麼？夏、夏九齡啊。」「我師哥呀，隨行衛員伴差官，我師叔童林的徒弟呀！」「哎，你們爺兒倆去找他，我從他的正門去，找魔鬼頭兒。」老爺兒仁商議已定。老人家石寶奎一伸手，「唰」地一下，把鑲牛皮的槍帽摘下來，往自己絨繩上一掖，右手提著大槍，帶著這爺兒倆打大魔莊西村口進來。

大清早起，街上沒人，路淨人稀，這爺兒倆順著袁家的門口往東奔他馬號大門。石寶奎來到袁氏弟兄家門前，喊道：「開門！」門道里有家人坐著，聽到叫門，趕忙站起來，「嘩啦」一聲響，門分左右。一看老俠來了，誰不認識啊。「喲！石老俠客爺您來了，小子們給您請安！」「起來，起來！告訴袁家弟兄，就說老夫我來了。」「老爺子您請進，我們給您通稟。」請著石老俠往裡走，這大門可就開開，往裡進二道門，再往裡到屏風門轉過來。

底下人已經通知了袁家弟兄。袁金標、袁金豹一見石寶奎來了，袁金標跟袁金豹說：「看來，咱們惹了禍！」袁金豹問：「哥哥，惹什麼禍？」「因為你把尚義打了。」「唾！既然能打尚義，就能打石寶奎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屯！哥哥，別害怕，沒關係！越怕，他就越嚇。哥哥，您沉住氣。這回，尚義咱們不在乎了，咱們還怕誰呀！石寶奎扔下八十奔九十的人了，人老不講筋骨為能，他還能活幾天吶！」這時候，老俠石寶奎已經進到當院。袁金標趕忙一躬到地：「老人家，清晨起來您就到了寒舍。恕我袁某未曾遠迎，您多包涵！」老俠一笑：「袁金標、袁金豹你們兩人出身綠林，還懂得綠林道德規矩，在我石寶奎眼皮底下，不能越禮胡為。這樣哩，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也別說我石寶奎高抬貴手。你們在這安然的住了這麼多年，沒想到現在你們越理胡行，竟敢打了我的小弟尚義！哈哈，老夫豈能容你！」石老頭子這一聲長笑，笑得雙魔起雞皮疙瘩。袁金標又一躬到地，道：「老俠客爺不是這麼個意思！我的孩子袁玉的朋友，您看就是他們二位，這位是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這位是陳道常陳道爺。我們不能不招待！沒想到在這時候，有個姓夏的跟姓張的兩個人來了，到這就要動手拿他們二位。我們也不知道為了什麼，我們哥兒倆怎麼著也不能讓人家在我家當場拿人吶！一動手我們把姓夏的給捉住，我們把姓張的也趕跑了。沒想到銀鉤太保尚義，尚二爺也來了。愛屋及烏看佛敬僧，有老人家您在頭嘍，我們敢跟尚二爺無禮麼，我們不敢。我們說了很多好話，尚二爺一瞪眼，不但要救人，而且要拿他們二位，這我們就不讓了。我們把尚義尚二爺給贏了。老俠客，您怎麼到這裡來又說這話呀？」「哈哈！尚義是我的小弟弟，誰要動他一根汗毛，我就讓他們給立根旗桿，你打了他，就等於打了我。相反的，陳道常在鎮江有十八條命案，你們為什麼容留這賤的賊人在你的家裡？紅毛禿頭狸子馬俊保定府清苑縣行刺，他是國家的欽犯！你們不守綠林道的規矩，你們這倆魔鬼頭就找死！老夫也絕不能容！交出人來吧！」

袁金標還要對付，鐵面魔王袁金豹「唳楞楞」一翻魚尾雙鋒鉤：「姓石的，素常素往我們尊敬您，沒想到您越來越厲害，得寸進尺！現在跟我弟兄瞪眼，難道說我弟兄二人懼怕於你？來！亮你的槍，二爺袁金豹跟你討教討教！」往前一趕步，「唰！」魚尾雙鋒鉤「唳楞楞」一響，對準老俠硬喉咽就來了。老俠石寶奎左右手一合大槍：「哈哈，你個二魔頭，你敢罵我，你長著幾個腦袋！」他一瞧這鉤到了，就微然一下腰，前把一帶自己的槍頭，扣把一攜，坐下腰去就橫槍桿一個掃蕩。袁金豹腳尖一點地，長腰剛一起，老人家又一背身，叫「霸王甩槍式」，就抽在袁金豹在後腰眼上，當時袁金豹的後腰就起了個大肉崗。他撒手扔了雙鉤，應聲而倒出去一溜滾，袁金豹輸了。袁金標這個時候把魚尾雙鋒鉤抄起來，照著老人家的後腦海「腦後摘筋兒」，「唰！」雙鉤就剝下來。老俠客爺腰腿特別的靈活，「鴿子翻身」，就看這大白鬍子一仰，「唰！」一調臉，這槍就對準袁金標的兩隻手的手腕子就拍。袁金標往後一撤步，老人家平槍一紮，槍走一條線，就在袁金標胯骨軸上插了一個槍，血下來了。石寶奎剛要說話，猛然間屏風前頭轉過一個人來：「什麼叫石寶奎呀？什麼叫地行仙吶？我全不懂。你是雞蛋，我打出蛋黃來！」石寶奎一聽，噢！這是誰呀？在老夫前飛揚跋扈。「唰！」

把大槍紮在地上，左手一推領下銀鬚，扭項觀瞧，這個人從屏風前轉過來。

有四尺來高，是個矮人，但是橫下裡有二尺，胳膊腿挺粗。一身藍，絹帕纏頭，煞著絨繩。一張臉面似黑鍋底，一雙蛤蟆眼，眼珠努到眶外，大獅子鼻，大鼻頭，大嘴岔。石寶奎真不認得他。

原來這大魔莊正東，不遠有個小村叫尤家莊。這個是尤家莊的，姓尤叫尤龍，有個外號叫三尺鬼尤龍。大爺袁金標的妻子，小喪門袁玉的母親，就是尤龍的姐姐。尤龍沒有多大的能耐。他能耐不成，可是他有一個特殊的本領，腦袋上長著一層癩皮疙瘩，很厚。這是什麼本事啊？唉！他這個東西癢癢起來，你拿刀砍，他都不怕。說他癢癢之後想拿手撓撓，這沒用，那皮太厚了。他用一個木頭板，把釘子完全都釘在這板上，叫釘板，這尖都衝外這麼一層。他得拿釘子板朝腦袋上拍，「乒乒乓！」甯說你拿刀砍，他什麼也不在乎！所以人家給他起個外號叫三尺鬼尤龍。今兒個一清早上姐夫家來，剛到家門口，大門口開著，因為石老俠進來，他也進來。聽家人說：「看來咱們袁家就要敗家，人亡不人亡的不敢說！」尤龍一聽，只氣得怪叫如雷，「噠噠噠」直奔裡跑。打屏風裡轉過來，一見是個鬍子老頭：「哈哈，什麼人物？原來是個糟老頭子！」往前一趕步，伸左手窩裡發炮，當就一拳，照著老俠的胸口來了。石寶奎右手推銀鬚，往左邊一推，左腳跟著往前一邁步，伸右手一按腕子，「撲！」把三尺鬼尤龍這手手腕子就攔住了。順手牽羊，往自己懷裡一帶，尤龍往前一栽身，石寶奎左手腕子這麼一翻，就扣過來了。

插著五個手指頭，掌心照著尤龍的腦瓜頂上，「啪！」就是一掌。尤龍心說：我要不把你這巴掌給震壞了，那才怪吶！哪知道老俠石寶奎單掌開碑擊石如粉，這是氣功啊！打腎眼一提這口氣上來，運在掌心，「啪！」硬把三尺鬼尤龍的腦門給砸塌了，結果倒地身亡。袁金標、袁金豹一見這個陣勢，撒腿就跑。尤其是採花羽士陳道常、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這兩個更跑得快。順著箭道一直往後，到西北大牆，越牆而過，到了村口外頭。馬俊跟陳道常站住。

你別看馬俊，這是保定府清苑縣行刺欽差的要犯，但是他不同意跟陳道常一塊兒，嫌陳道常是臭賊！對陳道常说：「得了！咱們倆這一道，你幫我，我幫你，也不錯了。看起來，咱們倆從今天就得分手了。」馬俊說完了，也不等陳道常說話，就走了。陳道常也不願意跟馬俊在一塊。怎麼？如果馬俊在一旁，你胡作非為不行呀！人家大姑娘、小媳婦長得好的，你想辦壞事能行嗎？陳道常一想，我也去吧。腳底下躑動，就往西南去了。

這是大魔莊的西北村口外。往西南沒有幾里地，眼前頭黑壓壓、霧塵塵，出現了一個村子。走著走著，就聽見大牆的裡面有婦女又說又笑。一聽姑娘說笑，陳道常魂都要飛了。他往東牆靠，靠著東牆，躑著腳，隔著牆頭往裡瞧。哎喲！真瞧見了：裡面是一片樓房，看不甚真。靠樓房的東山牆，有一個窗戶，窗門開開，露著半截身一個姑娘。啊！這姑娘長得這個俊呀！烏黑的發髻，迎面高挑一個銀片子，上面鑲珠嵌寶，金絲高挑，一個粉絨球，突突亂顫。這姑娘長得這好看：瓜子一張臉，兩道彎眉，一雙大眼，雙眼皮，長睫毛，有點吊眼梢，眼睛都會說話；鼻如玉柱唇似塗朱，一對元寶耳。上身穿玫瑰紫緊身小襖，紮著粉汗襟，蔥心綠的散腳水褲，兩隻大紅緞的南繡鳳頭小鞋。這姑娘左手摠著這個窗台，往東北方面瞧。在姑娘的南面一點，露著一個小丫鬟的半身，這小丫鬟也長得非常俊。身穿一身鸚哥綠，外罩青紗大坎肩，腰裡係著粉汗巾，也是烏黑的頭髮，瓜子臉。很俊吶！陳道常看著眼睛發直：「無量佛！噯喲！」他在牆外一念佛，直勾勾這麼一看。姑娘一瞧，就把窗戶門關上了。哎呀！門掩了，梨花深院，粉牆兒高似青天。陳道常再想看人家姑娘一眼，就辦不到了。

無精打采，他往南來，可就是東西向的一條街。他抹過頭來往西。路北的廣亮大門，過街的影響，八棵門槐。再往前走，路南有個兩層樓的葷鋪。

唉，我吃点東西去！他進了飯館。伙計趕緊迎接過來：「喲，道爺！今天吃飯可還早點。您怎麼，您要用點飯嗎？」「不錯！

樓上有地方嗎？」陳道常就上了樓。來到後面的樓窗前頭，要了四個菜，一壺酒，四張家常餅，一盤老虎醬，一碗雞血酸辣湯。伙計在旁邊侍候著：「道爺，您有什麼事呀？」

「貧道打東村口進來，看見了路北的大戶人家，是個財主？」「道爺，您好眼力！這是咱們這一帶的首戶財主。」「噢，他家裡都什麼人呀？」「家裡頭沒什麼人。只有一個老父親，還有一個年輕的姑娘。父女二人相依為命。」

「噢！無量佛。」伙計嚇一跳：「道爺，您喊什麼呀？」陳道常這個美呀：今夜晚間，我到他家裡，跟這姑娘威逼成婚。然後我把這老頭子一宰，我是又得人又得錢呀！看起來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人自迷。他看人家姑娘好，有利可圖，不但要霸佔人家姑娘，而且還要霸佔人家的財產。把人家姑娘的老爹一殺，你也不琢磨琢磨，你辦得到嗎？！

採花羽士陳道常出了村，找個大樹林，把草拔一拔，往地下這麼一鋪，盤膝打座，閉目息氣養神。一靠大樹，「哧呼哧呼」他就睡著了。也搭著昨天晚上沒睡，這覺兒醒來，半天多都過去了。雖然有點饑腸轆轆，他也不在乎。定更來天，陳道常站起來，在樹林裡轉幾個圈，恢復恢復精神，然後，出了樹林。抬頭看，滿天星斗，月亮十分皎潔，清風陣陣，胸懷為之一暢。老道把道袍往後這麼一撩，腳底下用力，「沙沙沙」施展夜行術，順白天進村的道兒就來了。走到白天他看見姑娘這個地方，他可往南。約走了有半箭地左右，也就是到了這個院裡東南角上，再往前可能是前院。這樣，陳道常一拔腰起來，單胳膊肘扒牆頭往裡看：果然往南一排房一排房，還有很多的房子。眼前是個大花園，種了一些奇花異草，爭香鬥豔，濃郁芬芳，撲鼻噴香。在這北面的繡樓上有燈亮，照射出來，樓下是一片綠草如茵的草坪。

南面是一片假山石。往西有房子、有牆、有門通到裡院。

這個時候，陳道常一飄身，由東牆上下來，躡足潛蹤，攀花扶柳往前走，就來到這繡樓下邊。腳尖點地，一長腰，「哧——」起來了，就抓住二層樓的前簷。腳後跟掛住簷頭，施展「珍珠倒捲簾」的功夫，隔著橫樑子往裡看：果然，一個小丫鬟站在旁邊，迎門的几案八仙桌，上垂首椅子上坐著一位千嬌百媚的大姑娘。哎呀！這個姑娘裝梳有點改了。迎面的銀牌子摘掉，一個粉綢子的絹帕，把腦袋罩住。姑娘兩隻手，搭在一塊，往自己膝蓋上一放，在這裡坐著。陳道常正瞧見呀！嘿呀！臨近一點了，才看出這姑娘比花解語，比玉生香，千嬌百媚，國色天香，確實是俊呀！就聽姑娘說話：「春桃哇！泡點兒茶來。」丫鬟有點害怕：「小姐，黑燈瞎火的，我膽小！」姑娘把臉一沉：「自己家裡有什麼可怕的？你真氣我！」這姑娘一生氣，「唰」地一下站起來一挑簾，奔了裡間屋。陳道常還納悶呢？怎麼我剛看這姑娘一眼，她怎麼進了裡間屋。這會兒，他就覺得有人蹬他的腳，陳道常就知道不好。

一個「老猿墜杖」，「唰」地一下，從樓上可就下來，雲裡翻個跟頭，腳扎實地。抬頭往樓上看：就在前簷，站著這位大姑娘，左手拿著把彈弓，斜插裡背著彈囊。正趕上陳道常腳紮地，抬頭往上看的時候。就瞧這姑娘右手扣弦，一撒後把，「突」，這彈真叫快呀！正打在陳道常的腦門兒上。「啪」，沒把陳道常給痛死。「無量佛，啣，啣！」他拿著左手一捂自己的腦門，沒想到第二彈正砸在他左手手背上，「啪！」「哎呀！」左手一撒。他右手又去了，第三個彈飛打在他右手上。「哎呀！」他抹頭就跑。原來這個姑娘就是聖首嫦娥女石素蘭姑娘。因為早晨外頭進來人說，老爺子要槍，到大魔莊打魔鬼頭去。這姑娘有點不放心，老爹爹走了怎麼還不回來呀？帶著丫鬟春桃把東邊樓窗的窗戶開開，主僕兩人往東北方向看，才四里地就是大魔莊。

沒想到陳道常一念佛，姑娘瞧見老道就把窗門關上。春桃還問呢：「啣！姑娘，咱不是看老爺子嗎？怎麼又關上樓窗了。」

「你沒聽見那個念佛的。」

「聽見了，他不是個出家道人嗎？」「那是個壞人！」春桃害怕：「呀！那可怎麼好呀，一會兒老爺子回來可得說說。」「春桃你不明白！待會兒老爺子回來，你一跟老爺子提這事，老爺子准說咱不好。姑娘家不守閨門之道，私自把樓窗開了往外瞧。這行嗎？」「要說可也是，咱們主僕都得挨罵！」

「對呀，得了！誰也甭告訴了。今天晚上如此這般，我都準備好了。」兩人商定，吃完晚飯，主僕兩人，在外間屋呆著。陳道常一來，施展「珍珠倒捲簾」，往裡一看，姑娘就瞧見了。她假裝一生氣，一挑簾，到裡間屋把彈囊掛好，插把彈弓拿起來。從後窗出去，飛身形上房，打算上前簷把他踢下來，結果陳道常跳下來。陳道常撒腿往南跑，彈打連珠，「啪啪啪」，打得陳道常齜牙咧嘴，疼痛難忍！什麼後腦勺兒，屁股蛋兒，後脊背都挨上彈兒了。

眼前頭就是這片假山。打假山後頭轉過一個人來：「陳道常呀！」「啊！」

差點兒嚇死陳道常。原來正是病太歲張方。

咱們還得說說大魔莊，寶槍打二魔，掌震三尺鬼。袁家的人「呼啦啦」

都奔後門逃跑了。正這個時候，多臂童子夏九齡、太保尚義、病太歲張方，爺兒仨把軍刃都帶齊了，由角門過來了。張方把夏九齡叫過來，給石老俠行禮。「噢，噢……」石老俠趕緊伸手相攬：「少俠客，你們帶著公文嗎？」

「我們全帶著公文呢！」「這死了人了，叫我拿巴掌給他拍死的。這樣吧，方兒，你跟著你的師哥，你們倆人趕奔縣裡前去報案，查收袁家的財產。事情辦完了，讓他們把死屍埋了。然後你們回石家鎮，咱們在家裡見！」張方點了點頭。說好了以後，老哥兒倆先回家了。這小哥兒倆先把本村地方找來，叫他看了公文，叫他看守死屍，然後才趕奔縣裡。報了案以後，乍作到現場驗了屍，填了屍格掩埋了。把袁家的財產全部都查沒入官，派地方守著。一切事情辦完了，小哥兒倆這才回家。說真的，有半天多的工夫了。等來到了石家，從新面見石老俠跟尚二爺。大傢伙兒坐下來，張方這才先說自己的事：「剛才呀，跟您你老哥兒倆前後說得淨是瞎話！」就把自己打下山到家，如何本地出十八條人命案，我怎麼捉的賊，追趕陳道常的事情全都說完，老俠明白了。九齡也把自己的事情跟師父的事情以及兩次杭州播、下南七省的事情全都說了。一直到晚上，才預備一桌豐盛的酒席，款等這小哥兒倆。

爺兒四個坐下了，酒過三巡，菜過五味。張方覺著要解解小手。張方一個人出來，他奔東院的茅房。在這時候突然發現了一條黑影，「唰」，由大牆後面翻上來。啊！這不是陳道常嗎？這小子幹什麼來了。張方在後面可就跟上了。從假山往北，張方就知道這是自己的姐姐石素蘭招來的麻煩。就在假山的後頭等著。果然這頓彈弓叫姑娘把陳道常打的亡魂皆冒。張方等著他快到了，猛地一長身，一亮三稜凹面呂祖錐：「陳道常，你哪兒跑！」陳道常一眼就看見張方了：「唉呀！我怎麼在這最危險的時候遇見他呀？！」陳道常往東一跑呀，迎面姑娘在前簷站著。陳道常亡魂皆冒，往西跑越大牆，撒腿如飛，他跑了。張方可喊：「別打！石大姐，我是張方！」張方這嗓子很高呀。猛然間，西邊有人說話：「什麼人？到老夫的家中攪鬧！」這個時候姑娘可從房上下來。

張方也轉過來了：「大爺，這不是我大姐嗎！」這個時候，石大姑娘可就到了跟前兒。石寶奎問：「孩兒呀，你這是幹什麼呢？怎麼上這兒來？」張方把剛才的事都說了。這老哥兒倆跟夏九齡都在客廳裡喝酒，一聽這邊有響動，讓九齡別動，哥兒倆出來。到現在老頭一問，姑娘把事情也說了。「噢！這情有可原。你還認得不認得，這不是鎮江瓜州張家莊你叔叔張鼎的兒子張方嗎！小的時候你們不是在一塊玩過嗎！方兒，這是你大姐。」姑娘一瞧：「啣！真是張大兄弟，剛才打著你沒有？」「差一點，把我這小辮上水上漂大錢都給打沒了！我就是追這個惡賊，從家中追到山西姥姥的家門口，才跟你們爺兒幾個見著。剛才發現陳道常，想追他，石姐姐拿彈一打我，我估摸著賊跑了。」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總有一天他會跑不了的！」「大爺，您說的這個一點不假！」爺兒幾個往回來，重新洗手落座，又喝上了。

老俠石寶奎喝著喝著心事上了心頭。由於剛才的事情，使老人家想到男大當婚，女大當聘，閨女素蘭不小了。如果說門不當、戶不對，人家也不敢要，我也捨不得把孩子聘出去。門當戶對的也不容易！喝著酒，看到了夏九齡，這個小孩長得又好，剛才九齡也把自己的事情全說了。他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童俠客的弟子，隨行衛員辦差官。將來真是保著大人查辦四川完畢以後，這小孩也能得個一官半職。家裡我又有錢，我又不指著掙錢養家，這個孩子要跟我的閨女結為連理，可是天成一對，地就一雙呀！但是，人家這麼好看的小伙兒，這麼好的能耐，名門之後，現任官職，人家能沒媳婦嗎？

老俠不好意思提，張方瞧出來了。張方站起來說：「舅舅，您跟我哥哥先喝著酒啊。大爺咱們爺兒倆外面說句話！」「嚶，哈哈，好好好！賢姪九齡，二弟你們爺兒倆先喝著。」這爺兒倆出來，挑簾籠下台階，往東沒走幾步。

張方站住：「大爺，您剛才喝著酒您不喝了。停杯不飲，我看您有心事。」

「好孩子，你聰明得很。大爺真有心事！」「您老人家這心事，我說出來，您一定佩服！您看我姐姐不小了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您看我師哥長得也好，又是現任官，又是將門之後，將來也錯不了。您惦記把我姐姐許配給九齡，您又不知道人家有媳婦沒有？難以啟齒，對不對？」「嘿！呵……」

老頭樂著朝張方腦門上給了一巴掌：「哈哈，小子，真是的，你呀，說的全對！但不知道這個話怎麼提呢？」「咱爺兒倆回去，這事兒您別管。您交給我張方！」爺兒倆回去落座。張方保媒，夏九齡招親石家鎮。